

第二部分：既非全部——也非全无！

对“原罪”故事的现实解读：让年轻人享受性爱的乐趣——同时避免女孩陷入卖淫的危险（甚至不会陷入卖淫的灰色地带）

作者：一位已退休的职业学校宗教课教师



基于柯尼斯堡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其著作《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所阐述的宗教观，树立高尚的（性）道德标准。

附录中还附有一封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文化部长伊娜·布兰德斯女士的公开信，内容涉及学校性教育中对女性的极端蔑视。取而代之的，应是一个关于“亲女性的性自主”的构想！

“首先，我将以下这句话视为一个无需证明的原则：除了良好的生活方式之外，人若还以为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取悦上帝，那不过是宗教狂热和对上帝的虚伪侍奉罢了。”（摘自上述著作，部分“哲学宗教论”，第二部分，第2节）

因此，对康德而言，宗教的理性意义并非某种“宗教迷信”或“对上帝的虚伪侍奉”（他指的是典型的宗教虚张声势），而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这就是道德。那么，我们能向年轻人推荐什么呢？康德在此并未给出具体建议。在我担任宗教教师期间以及之后，我一直在探索“道德”对年轻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涉及择偶时。它必须是真正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某种虚伪——那种仅在表面上看起来符合道德的东西，就像“羞耻”这种伪道德所表现的那样。真正的道德只能源于精神，即源于心态或理性。而真正让我深信不疑的是，当我提出“月光沐浴”这一理念——“既非全部，亦非全无！”时，女孩们简直被彻底震撼了。通过这种方法，男女双方可以在摒弃任何棘手的“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基于高尚的道德标准，很好地检验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真爱，以及是否真正契合。

因此，这是一种既迷人又高雅的婚前理念，其中绝对排除了性交的可能性。其精髓在于“天堂般的”体验：例如，一个女孩可以这样问一个男孩：“我设想和你一起‘月光沐浴’会是多么美妙，你难道不想试试吗？”这里所说的“月光沐浴”，是指在高度运用理性且摆脱恐惧的前提下，彼此之间那种令人感到解放的坦诚，正如该理念所描述的那样：也许是在一个温暖的夜晚，躺在草地上，身上除了月光外一无所有，就这么沐浴在月光中——或者类似的其他体验。当然，双方也不必把所有可能的方式都尝试一遍！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比如去海滩游玩或进行一次有趣的旅行时，能有一个保护者，或者在某个时候体验一次天堂般的运动按摩——当然，“特殊部位”仍被视为禁忌——这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愿望也体现出一种消除恐惧的意愿，以及一种真正了解彼此的开放态度。而这正是建立一段幸福、长久伴侣关系的先决条件！

关于封面图片：位于瓦尔贝里（瑞典南部）的市场喷泉：“沐浴的青少年”（布罗尔·马克伦德，1907—1977）。我根据西班牙伟大的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观点来解读这尊雕塑：这些能够如此天真无邪、坦诚相待的年轻人，不仅正在玩球，甚至已经将“世界”牢牢掌握在手中！

为什么我对“这个话题”如此投入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曾是在科隆以西一所职业学校的宗教课教师——退休已逾 20 年——我一直以来所倡导的，至今依然是真正的单配偶制（即一生仅有一位性伴侣），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而且我认为，这一教义绝非过时或不合时宜，因为据我观察，年轻人其实也渴望这一点，只要他们知道如何合理地践行它，以及如何将其融入生活。而且我认为，恰恰是在退休期间，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理念，根据我迄今的观察，这个理念应该也能在绝大多数年轻人中获得良好甚至非常好的反响：这正是那些真正希望保持道德操守的女孩们似乎梦寐以求的。而男孩们也觉得很棒！

不过，让我们按部就班地来！

(Punkt 1) 第一点。首先：为什么我提倡的性道德教育与通常所教授的截然不同，这或许可以从我最近在《世界报》（DIE WELT）上读到的关于北约在爱沙尼亚举行的“Hedgehog 2025”演习的报道中得到解释。具体来说，在该演习中，一支由十名乌克兰军队前线经验丰富的无人机飞行员组成的团队，成功阻滞了整个北约旅（即 2000 至 8000 名士兵）。正如乌克兰团队这一显然相当出色的解决方案是在“实战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同样，我的解决方案也可以这样看待——它同样是在“实战条件下”发展而来的，只不过这次是在面向年轻人的课堂教学中。而且大家应该也能理解，正因如此，我得出的方案与那些“远离前线”、在“绿桌前”空谈的普通理论家们截然不同——他们从未作为“前线战士”——例如在“与一个班级进行具体交锋”中——的“前线战士”。毕竟，在此过程中，我也始终试图以基督教-犹太教宗教观中关于道德的崇高理想为指引——正如我们几千年来所熟知的那样。因为这种古老的道德观本身并没有错——问题仅在于这种道德观的教学方法，而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简直是灾难性的，而且完全不专业！

(Punkt 2) 第 2 点。因此，通过“课堂经验”——包括深入交谈——我得出了以下结论，这些观察既发生在课堂内，也发生在课后（那时我正坐在讲台上），或者在偶尔有男生和/或女生随行的外出活动中：

因此，在交谈中，我也特别关注女孩们为何会“开始”或“曾经开始”这样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存在所谓的“唐璜式人物”，他们凭借某种魅力，成功地让一大批女孩为之倾倒等等。并认为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性混乱”最深层的原因。然而，这种看法却越来越站不住脚——尤其是当一些女孩向我坦白，其实并没有人引诱她们，而是她们自己“想要那样”，并为此主动寻找了对象。那么，这些女孩是否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受本能驱使且倾向于不道德——姑且用这种夸张的说法来描述？还是说，几乎无处不在的色情内容诱使了她们，因此才是“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不过，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因为女孩们在这里接触到的内容，大多被她们视为令人作呕的，反而起到了威慑作用。

根据我的经验，女孩们其实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们绝非像某些人有时认为的那样，既原始又受本能驱使，更不是难以捉摸的。她们的决定也绝非盲目的命运使然。

相反，她们其实正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两难境地。她们只是想为自己的一生找到合适的伴侣。而且大家都说，第一个性伴侣无论如何都不会是那个“对的人”，第一次性行为也绝不会是美好的——或者说，美好的情况非常罕见。因此，她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她们没有与男性的“正确经验”，就极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盲目地与某位男性绑定，从而碰上一个“渣男”，或者说一个完全不适合她们的人——不仅在性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但如果她们现在尝试多个伴侣，又会面临被视为“荡妇”的风险——如果人数太多，甚至会被视为“妓女”。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也就此终结，不过她们本来就不在乎这个。

这就是女孩们的难题，因为她们绝对不想成为荡妇，甚至不想成为妓女！但面对这种困境，她们还能怎么办才能找到合适的人呢？她们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反正也没什么明智的选择，所以：“咬紧牙关，熬过去吧！”总要有个开始，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根据她们的性格或成长环境，她们在选择伴侣时或多或少都比较大胆——很多时候只是随便找个伴侣。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大家都说“做爱的时候”不用太在意，第一次什么都不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其他女孩也都是这么做的，所以这显然很正常，是成长和解放的一部分。你只需要经历这个过程。而且现在的性教育课上几乎都会推荐这样做。所以这也没那么糟糕。只要小心点，记得使用安全套就行了。无论如何，女人总要开始，所以和谁开始其

实并不重要。机会总会到来，总会有人出现——你只需要足够独立，能够识别并抓住它。

但当然，这一切离“理想”还差得远呢！尤其是最初的那段经历，往往确实并不美好——当女孩像一块“带孔的木头”一样躺在那儿，任由他“在那儿”费力地折腾……很多女孩起初真的对“这种事”感到厌倦。这往往还会留下创伤性的经历——而且这种创伤通常会伴随一生。但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Punkt 3) 第三点。我在旅行中偶然发现了真正一夫一妻制的解决方案，或者说，这完全是出于一时兴起。

在我结束教师生涯很久之后，有一次去摩洛哥旅行，我试图在梅克内斯一睹王宫的风采，于是沿着一道巨大的泥墙在宫区周围徘徊。但始终没能看到王宫。不过，当我路过大学附近时，看到长椅上坐着两名女学生。当时我心血来潮，心想不妨试着“搭讪”她们一下——以此作为我创作构思的灵感来源。于是，我略带大胆地想着“反正她们也不认识我，又能发生什么事呢”，于是我走向她们，自我介绍说：我在德国退休前曾是一名天主教或基督教宗教课老师，而我班上最感兴趣的学生正是摩洛哥女孩。她们问我能不能讲讲，这些女孩当时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当然可以，显然戴着希贾布——也就是那种摩洛哥式的、像兜帽一样的“头巾”——的那位女孩特别感兴趣。于是，我首先说明，我的教学目标是倡导高尚的道德观，即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之中。为此，我曾大致盘算过，根据我的了解，这些女孩为什么会开始发生性行为。我发现，尽管我们这里有“那种海滩”，在那里裸体完全不成问题，而且也不会有人对她们做什么，但她们全都对裸体感到极度恐惧。但她们绝对不会那样做，因为她们认为这既令人作呕又违背道德。然而，她们却会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开始发生性关系，有时甚至与那些她们永远不会嫁给、也确实与她们不般配的男孩发生关系——而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

因此，很明显，对裸体的恐惧根本没有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这些女孩恰恰不去做那些甚至可能带来纯真天堂般乐趣的事情，却去做那些往往会带来麻烦、甚至可能永远无法从她们生活中消除的事情。而且，其中根本没有一丝浪漫的痕迹。我的目标是，让她们真正运用自己的理性，反其道而行之——既不做那些会引发问题的行为，而是去做那些无忧无虑、宛如天堂般的乐事——也

就是说，甚至能从裸体中获得乐趣——当然，仅限于在允许的情况下，且周围的人也持有相应的理性与道德观念。

而那位戴头巾的女学生的反应，尤其与我的预期截然不同：我原本以为她会斥责我的“不道德”，并认为她此刻应该明白，她在德国的“摩洛哥姐妹们”甚至在基督教宗教课上都正遭受着怎样的堕落。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她似乎被电击了一般，显然这正是她一直以来暗自渴望的——而我，可以说，触碰到了她灵魂深处的暗处。后来，我在巴厘岛一家小旅馆里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尤其是遇到了一位来自德国北部的高中毕业生，她在环球旅行途中参观秘鲁首都的方济各会教堂时，也就是利马，参观时结识的，当时我邀请她参加了一次城市观光游，我们聊了很久。而通过这位高中毕业生，我更深入地领悟到，女性在婚前与其“发生关系”，不如做些其他更美好的事情。

是的，如果一个女孩（而不是为了发生性关系而搭讪）对一个男孩说：“我设想和你一起赏月，那该是多么美妙啊，你难道不想试试吗？”——这样的构想岂不是要美好得多、更有格调得多吗？这里所说的“月光沐浴”，是指如本概念所描述的那种彼此之间毫无顾虑、自由坦诚的开放态度：也许是在一个温暖的夜晚，躺在草地上，身上除了月光外别无他物，就那样一起沐浴在月光中——或者做些类似的事情。但两人当然不必把所有可能的事情都一起尝试！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比如去海滩游玩或进行一次有趣的旅行时，能有一个保护者，或者偶尔体验一次天堂般的运动按摩——尽管“特殊身体部位”自然仍禁止触碰——当然也可以是双方互惠的。最重要的是，这种愿望也体现出消除恐惧的意愿，以及真正了解彼此的开放态度。双方能一起做多少事情啊？

(Punkt 4) 第四点：婚前可以且应该具体测试的是：性高潮！

我在明斯特大学那位有些古怪的威廉·海涅恩教授（1909–1986）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论点：人在青少年时期为了健康成长，需要一些基本的人际模式，首先是父亲和母亲，然后还有祖父母。最重要的是，还需要兄弟姐妹，也就是哥哥和妹妹。只有当他们真正体验过这些基本角色后，才能为下一段关系——即与异性伴侣的伴侣关系——做好准备。而当今的问题在于，年轻人没有兄弟姐妹，因此男性首先会在异性中寻找“妹妹”，而女性则会寻找“哥哥”。然

而，由于年轻人并未意识到自己首先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最终会无意中娶了自己的“妹妹”或“哥哥”，或者说娶了本该成为自己妹妹或哥哥的那个人。这正是导致如此多离婚的症结所在——人们根本就娶错了“基本原型”。

（而且，仅仅是曾经有过一个姐姐还不够——还必须真正地与她共同生活过！这可能意味着小时候曾一起坐在浴缸里，或者经历过兄弟姐妹之间常见的争吵，但也体验过美好的相处时光！也许共用一个房间其实也没那么糟糕？）

那么，如何判断某人是否是错误的“基本模式”呢？

我想在此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这与教授当时的说法大相径庭。最显著的是，他完全没有提及性方面的问题；想必他如此矜持，是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

我的假设是：如果她根本无法达到性高潮，这是否与她不自然的性取向有关？毕竟，性高潮通常不会发生在兄妹关系中——它只会在真正的恋爱关系中出现。这是否就是三分之二的女性从未体验过性高潮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恋爱关系也需要精心培养……

那么，当遇到异性并怀疑对方是否是“真命天子/女”时，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对方的真实面目呢？

似乎大自然的设计正是为了让我们经受这种考验！因为所有负责女性性高潮的神经细胞都位于生殖器表面，这意味着，没有性交无法达到的性高潮，即使有性交也无法实现！因此，允许通过性交来“测试”高潮——而这才是性交的真正目的——简直愚蠢至极（或者说是别有用心的操控的结果）……

没错，性交实际上对高潮体验极其有害——尤其是在“第一次”的时候！

让我们回想一下，迄今为止“第一次”通常是如何进行的，即使是由她主动提议的也是如此。她躺在下面（就像一块带孔的木头），或多或少麻木地任由一切发生——她还能做什么呢？而他则在她身上骑来骑去，拼命地“干”着。她的心态是恐惧与冷漠的混合体——绝非毫无恐惧、全身心放松的状态，而这其实是她达到高潮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可能达到高潮？绝无可能。可以说，这里的一切都搞错了！而且，一旦事情真的搞砸了，这绝不会成为她今后生活中体验美妙高潮的良好开端……

在此先简要说明一下：高潮到底是什么？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它与我们有时在色情电影中看到的抽搐和呻吟毫无关系；相反，真正的性高潮是如此个人化和私密的事情，以至于几乎不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在过程中拍摄下来。简而言之：它大致可以比作打喷嚏，也就是全身的震颤，因此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同时也是一种解脱。也可以将其比作地震。这样，在适当的道德课上，甚至可以向孩子们解释什么是高潮。

而且：它毕竟不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这需要某种灵魂的契合。

那么她该怎么做才更好呢？

是的，当双方真的“火热”起来，无法再“克制”时，就遵循“不做过头——也不完全放弃”的原则：也就是他躺在下面，她趴在上面，双腿交缠，这样她就能掌握主动权，从而在此时此刻践行女性解放——但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即与生活智慧息息相关的那种！如果她在此过程中感到舒适，“下面”发痒，甚至主动扭动身体以加深接触，那么他也会觉得非常棒！毕竟，当两人肌肤紧贴、紧紧交缠在一起，而她高涨的快感也传递给他时，这确实是一种美妙的亲密时刻。而且，当他的“男性器官”被温柔地“夹”在她的身体和他的身体之间，并通过她的动作受到“刺激”时，这对他来说肯定比在缺乏任何美好和谐的肌肤接触的情况下，像野兽一样在她身上疯狂抽插要美妙得多！因为这样能给他带来一种刺激，而这种刺激在性交过程中——至少对于普通女性而言——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毕竟她的阴道里根本没有肌肉，无法通过肌肉的收缩将他推向高潮！

这对双方来说都应该是一种如此满足的体验，以至于他们完全可以暂时放弃插入行为。著名的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其著作《论爱情》中认为，真正令人满意的性行为应当能够产生实际结果，也就是说，这种行为能够孕育孩子，或者至少有孕育孩子的可能。而这种性行为自然也有时间！但请注意：双方只有在即使过程中双方都达到了真正的高潮，也仍愿意建立一段真正美好的关系时，才应该进行这种亲密行为。

这种“方式”的一个巨大优势还在于，即使“她”偶尔表达了这种愿望，也不算低俗，因为从真正的道德角度来看，真正有问题的是性交，只有性交才会招致那些恶毒的词语
.....

如果不想这样，却坚持要插入，那就离他远点！因为他不在乎爱情，而是想要支配！

甚至看起来，大自然似乎正是有意设计了这种“婚前方式”，以便年轻人能够确定谁真正适合谁。为此，大自然将女性的阴道置于其最强壮的肌肉之间，这样只要她明确表示反对，就绝不会发生任何侵入行为。不过，这种意志当然可以被打破，无论是通过暴力还是操纵。应对暴力，最有效的方法是提前进行自卫训练；如果没来得及训练，那么在危急时刻，她还可以用手或拳头击打他的“男性器官”，或者用手将其握住并向下掰折——这样他就会“听见天使的歌声”，瞬间失去兴致。但请务必极其谨慎地采取这种做法，且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否则他可能会以“人身伤害”为由将“她”告上法庭。（并且请事先与他沟通，最好让他读一读这段文字，让他知道如果他不能克制自己，将会面临什么后果！）而要抵御这种操纵，培养生活智慧是关键。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找到真正对年轻人怀有真诚关心的优秀教育工作者！

（注：在《父权制》一书中，人类学家兼性学研究者欧内斯特·博尔内曼<1915 – 1995>认为，性行为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根本联系。如果他的观点正确，这可能意味着女性性行为上的真正解放，也将彻底改变社会关系——朝着女性真正、全面解放的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整个“两性”概念完全多余。而且我认为，博尔内曼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女孩在性行为上的真正解放应该不会伤害任何人！而我之所以在这里如此具体明确地说明，两人即使没有“插入”也能在一起，这也源于我作为教师的经验：如果我不说得足够清楚，年轻人就不会对此跃跃欲试——那样的话，一切又会回到老样子……）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结果，而且发现彼此根本不合适，那么双方都可以随时另觅新伴侣，一切从头开始。

特别是那位来自北德的高中毕业生，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较长，我能向她讲述更多内容，每次情况都一样——我感觉仿佛从她的灵魂上卸下了一块重担，甚至可以说，我简直是把她从巨大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这些年轻女士显然都很欣赏我对高尚道德实践的理解——这其实也符合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只要不把事情搞得太过火，也不把道德戒律推到极致。

我当然思考过，自己在这里的做法与当年担任宗教课教师时有何不同？因为那时我的观点几乎从未真正得到过认同

——而这里，与这些旅途中结识的短暂相识者交谈时，情况却截然不同。这大概是因为，我这里交谈的女孩们虽然渴望遵循脑海中某处根深蒂固的高尚道德标准，但也清楚地意识到如何找到合适伴侣这一难题。原则上来说，这与以前那些陷入两难境地的女学生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只是这次我必须给出更具体的建议，我当时提出了一个大致方案，供她们据此行动。而在学校的那段日子里，我还没有准备好，当时还陷在思考之中——而且我当时太过拘谨，因此没有表达得足够清楚，以至于那些年轻人往往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

(Punkt 5)第5点：相比之下，迄今为止关于性道德的观念只会带来毫无意义的恐惧——而“一切”最终还是会发生！

不过首先：至少我们这些年长者还记得，过去性道德教育是怎样的：那时，违反贞洁被视为罪过，孩子们也不该知道更多。因此，任何违反“允许孩子们知道的道德规范”的人，都犯下了重罪，若未能在死前及时忏悔并告解，死后将面临在地狱中遭受永恒的诅咒，或者至少要在炼狱中受苦一段时间——长短不一。因此，裸体便背负了根本不该有的“不道德”声名。当年轻人最终还是了解了性之后，他们或许才真正明白所谓“罪”的实质，但裸体却依然保留着这种不道德的声名。是的，人们对它确实怀有真正的恐惧，因为潜规则认为存在一种自动关联：裸体加上男女，就必然意味着性行为——而那些不想要性行为的人，就必须避免裸体。对于那些想要保持道德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每个桑拿或自然主义浴场的常客都清楚，根本不存在这种“自动关联”——但这毕竟是需要亲身体验才能明白的。

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教育方法！而且，由于这里所倡导的、充满紧张与恐惧的禁欲主义，还造成了真正的伤害——在“纯洁文化”中——参见互联网——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

如今，我们的神学家们也已认识到，这种教育方式显然是不对的，尤其是因为它会诱发对一位施加惩罚的上帝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显然与一位充满慈爱的上帝相悖，最终甚至会导致背离上帝。而教会人士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绝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毕竟，上帝也是他们的“商业模式”。

因此，凡是可能引发恐惧的内容都必须清除！而由于人们只能通过恐吓手段来设想一种有效的性道德教育，结果便因噎废食，将所有性道德教育一并抛弃。也就是说，人们完全不再进行性道德教育，任其自然发展——而这种彻底的投降，则被委婉地辩解为：年轻人也有“性自主权”，因此从科学角度来看，根本无需在性道德方面做任何事情。而对于那些无法接受这种观念的人，还有那位仁爱慈悲的上帝。如今，父母乃至教会人士的任务，就是像这位仁爱慈悲的上帝一样，对待那些因此而感到困扰的子女。

这便是当今将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付诸实践的方式。

(Punkt 6) 要点六：“合理且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这一概念的优势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毕竟，那种要求婚前“绝对不涉及任何与性相关之事”——甚至包括对裸体那种纯真、美好的欣赏——的传统观念，早在圣托马斯·莫尔（Saint Thomas More）撰写《乌托邦》一书时就已受到批评。在乌托邦人中间，离婚是不存在的；因此，婚姻的缔结必须确保其能够真正持久。例如，乌托邦人对其他社会中人们在婚前未曾真正见过对方就结婚的做法感到费解——因为即便对于注重理智的人而言，也不应忽视双方在身体上是否真正相互吸引这一问题。正因如此，乌托邦人安排准伴侣在一位德高望重之人的见证下向对方展示裸体：“当一个人购买小马驹时——这不过是一笔小额交易——他都会格外谨慎；尽管马匹几乎处于裸露状态，但他仍坚持要卸下马鞍和所有垫布后才决定购买，因为这些覆盖物下很可能隐藏着某种缺陷。然而，在选择妻子这件关乎终身幸福或终身厌恶的大事上，人们却如此草率，仅凭女性身体极小的一块部位（不过一掌之宽）便做出评判。他们只看女性的面部——因为身体其余部分都被衣物遮挡——便草率地缔结婚约，从而让自己面临巨大的风险：一旦日后发现对方有令人反感之处，婚姻便会因缺乏坚实基础而岌岌可危。”

这事儿确实有点意思——但它难道不正是直指问题的核心吗？这个问题关乎教会——以及那些虔诚、极度讲究道德说教的教育者们——时至今日依然所构想并宣扬的性道德观念。他们所宣扬的那一套难道不完全脱离现实吗？也就是说，它根本无法对所有人行之有效。当然，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任何方法或许都能奏效，但这绝非一种优雅的解决方案。然而，教会领袖和神学家们根本不在乎这套理

论是否真的行得通！我曾致信其中几位，但他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采取任何行动。正因如此，我才尝试换个思路：单纯的裸体主义并非良策——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全面的替代理念。我相信，经过反复摸索后我所确立的这套方案会非常有效，而且那些怀有善意的年轻人也能很快适应它。

(Punkt 7) 第七点：即便在我担任教师的职业生涯中，我也曾与学生（当然包括男生和女生）有过积极的互动体验。

这也是我即便在退休后仍坚持做这件事的另一个原因：

就这样，亚琛（Aachen）的主教撤销了我的任教资格，理由是我不再信奉教会教义。（而在科隆总教区，我依然持有任教资格——而且总主教大体上也了解我的立场。）由于我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th Rhine-Westphalia）的公职人员，我得以继续留任，并被委派了校内其他适合我的工作。我发现学生们很好奇我为何不再教授宗教课，甚至有人猜测这是否与“#MeToo（反性骚扰运动）”有关。于是我去找校长：“您看这事闹的——听听大家都在怎么议论我！”当时的校长沃尔夫（Dr. Wolff）博士处理得非常得体；他立刻陪我来到那个班级，向学生们解释了原因：即我不信奉教会教义，因此无法教授它——而信奉教义是担任天主教宗教课教师的必要条件。这时，有个学生插话道：“可是，如果我们‘想要他’教呢？”校长解释了为何这行不通：因为我必须传授天主教教义。接着，另一位学生站起来说：“依我看，我们班上有四类人：天主教徒、新教徒、浸信会信徒和穆斯林。我的意思是，天主教徒可以先离开教室，但他完全可以继续教我们其他人啊！”校长听后目瞪口呆——显然，他一直以为我的教学没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而我也同样感到惊讶，因为我其实曾与那个班的学生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也许，引发争论的原因并非我错了，而仅仅是我当时还没找到合适的教学方法？

至少我现在清楚地知道，年轻人很认可我的教学内容——他们确实*渴望*了解这些——所以我不断对其进行完善；如今，我正试图与他人分享这些资料，以便他们也能将其付诸实践。我会成功吗？

(Punkt 8) 项目 8: 《世界报》(DIE WELT) 上一篇关于德国年轻人性生活变迁的文章

在某种程度上, 这篇文章印证了我的看法: 年轻人绝不排斥高标准的性道德——但他们需要的是合情合理的论证! 只要细读文章的字里行间, 就能明白这一点! ——M.P.

德国年轻人性生活的变迁 (《世界报》, 2026 年 1 月 23 日) ——一项研究观察到, 年轻人发生首次性行为 and 初吻的年龄出现了显著变化——作者: 乌玛·索斯特曼 (Uma Sostmann)

“如今的年轻人通常会花更多时间思考性问题, 并做出更审慎的决定,” 联邦公共卫生研究所副所长梅希尔德·保罗总结了这项关于青少年性行为的新研究的主要发现。她表示, 这并非偶然, 而是高质量性教育的结果。

这是前联邦健康教育中心开展的第十次此类代表性调查。调查中, 14 至 17 岁的人群被定义为“青少年”, 18 至 25 岁的人群被定义为“青年”。与 2019 年的上一次调查相比, 目前只有 18% 的 14 至 18 岁人群表示有过性行为, 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在其他受访年龄组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

17 至 20 岁年龄段受影响尤为严重: 2019 年, 17 岁青少年中有 61% 有过性行为, 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 40%。约半数青少年

(51%) 和青年 (53%) 表示, 缺乏合适的性伴侣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此外, 41% 的青少年认为自己“太年轻”不适合发生性行为,

37% 的青少年则表示自己“太害羞”。(可多选) 联邦研究所的心理学家萨拉·沙尔曼斯基解释了性经历年龄越来越晚的可能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休闲和交流方式的改变。年轻人往往缺乏结识伴侣的机会。他们的休闲时间被安排得非常紧凑, 而且健康和安全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例如, 饮酒等危险行为显著减少。我认为疫情并非唯一原因; 相反, 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大多数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表示, 他们与第一个性伴侣保持着稳定的恋爱关系。

65% 的女性受访者和 53% 的男性受访者表示如此 (2019 年分别为 64% 和 50%)。四分之一的女性受访者和 31% 的男性受访者表示, 他们与第一个性伴侣“非常熟悉”

(2019 年分别为 27% 和 30%)。(红色高亮和粗体部分为原文所有。如果您需要完整文本, 请与我联系!)

注: 您说的“太年轻”和“太害羞”是什么意思? 统计学

家和编辑们似乎根本无法想象年轻人仍然拥有健康的道德感。尤其是那些见多识广的女孩，她们当然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例如，她们不想成为如今廉价愚蠢的“性对象”。而且以我的经验来看，年轻人绝非天生保守或对身体抱有敌意：例如，如果有人能以理智的方式（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与他们谈论裸体，他们完全可以接受裸体的乐趣！对于那些真正想践行道德教育的教育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绝佳的挑战吗？

关于我：

我的父亲曾是东普鲁士天主教埃尔姆兰地区最重要的报社的记者，在报社被纳粹“解散”后，他又在第三帝国的多家报社工作。他还曾在德国国防军短暂服役。战后，他在俄罗斯当了六个月的战俘。他最后的职位是科隆的一名高级教师。我的母亲婚前在布雷斯劳做批发商。

我本人（1941年12月出生）从科隆洪堡文理中学毕业后，将义务兵役延长至两年，并在两次预备役后晋升为预备役中尉。

在接受培训并担任工业文员之后，我在法兰克福圣格奥尔根耶稣会神学院以及因斯布鲁克大学和明斯特大学的神学院学习天主教神学，并获得了神学文凭。我学习神学的原因是怀疑道德教义和神学中“有些东西”不太对劲。因此，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我抗议了一门课程，并成功地抵制了考试。这门课的内容是基于希腊哲学的，而希腊哲学正是我们神学的基础。我的理由是，耶稣是犹太人，因此肯定与希腊哲学毫无关系，而且我想了解一些关于犹太人耶稣的事情。后来，我在职业学校担任宗教教师的实践工作中，也通过一些偶然的信息，竟然真的发现了一个可信的犹太人耶稣形象，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和任何人讨论犹太人耶稣以及道德问题，而且偶尔还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建议。

不幸的是，2002年我不得不结束在埃尔夫特区职业学校担任宗教教师的工作，后来又在迪伦的职业学院（商业学校）担任宗教教师的工作，因为亚琛主教海因里希·穆辛霍夫吊销了我的教师资格证——因为我不相信教会的教义，因此不会教授它们。

我认为，我不接受吊销教师资格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至今仍然不接受，因为我当时觉得，现在也依然觉得，我的神学立场是站得住脚的。因此，我继续研究犹太耶稣

的理念，他比所有教条都更为重要。最终——一部分要感谢一些在我当老师时还不存在的出版物——我得出了我认为良好且合理的结论。

请自行判断！2026 年圣灵降临节 M. P.

†……封底文字：

这一概念基于对《圣经》旧约中亚当和夏娃故事的宗教历史解读：因此，它并非关于原罪的荒谬推测，而是关于一种理想化的性爱方式，正如故事的作者们可能设想的那样：

—— 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意味着一生只能有一个性伴侣（丧偶的情况除外）

—— 女性享有性高潮的权利

—— 对裸露的理性处理

这很可能是犹太教的起源。

遗憾的是，《圣经》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中，仅仅叙述了这一理想最初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失败的。

据推测，真正的耶稣想要在他所处的时代实现这一理想。但他未能如愿。

现在，我们探讨的是如何才能在今天真正实现这一理想！唯一的问题是，神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必须愿意这样做——如果年轻人了解了这一点，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渴望它！

我只想说：这不再是那种常见的、往往否定身体的替代性道德，也不再是那种肤浅的、伪道德式的羞耻感，而是植根于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植根于精神）的真正道德。

www.michael-preuschoff.de

www.mondbaden-paradies.de

以下是一封致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教育部长伊娜·布兰德斯女士的公开信，内容涉及学校性教育中存在的极端厌女症和对女性的蔑视。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女性性自主权”的概念！

迈克尔·普雷肖夫，贝格大街 29 号，2026 年 7 月 12 日
50171 克尔彭, 神学硕士（天主教，退休职业学校宗教教师

尊敬的布兰德斯部长：

请您阅读附件中《世界报》（Die Welt）文章的第 10 页。

《世界报》通常不被认为带有厌女或蔑视女性的倾向。厌女症和对女性的蔑视在我们的社会中绝对没有立足之地——不幸的是，它确实存在，而且非常严重！您只需仔细观察即可！

.....那么，《世界报》这篇文章声称女孩不发生性行为的原因是她们觉得自己太年轻、太害羞，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她们天生具有道德感，而性行为违背了这种道德观念（她们不想成为荡妇或愚蠢廉价的性对象），但统计学家和编辑们显然无法想象这一点。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女孩根本不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因为她们太愚蠢，受本能驱使。她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拥有这种道德的能力——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厌女！而且，这似乎不仅仅是《世界报》的观点，而是我们文化中目前普遍存在的对女孩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显然没有必要去思考和发展各种不同的方法——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对那些

“愚蠢且受本能驱使的女孩”来说，任何改变都无济于事。所以，如今的性教育课上，她们只会学习如何使用避孕药和避孕套来避免怀孕和性传播感染——而宗教，当然，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只是宣扬上帝对那些无法承受自身本能冲动后果的人的宽恕和怜悯。真是绝妙的教育理念，竟然能把缺乏健全的教育方法变成积极的教育目标！

你能想象我多么渴望今天能成为一名教师——面对 10 到 15 岁的孩子们吗？我想彻底颠覆现状，让他们看清成年人，尤其是当今性教育者的真实态度（难道今天的性教育不是源于左翼和绿党吗？）。问题的根源难道不是根深蒂固的、制度化的厌女症（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女孩的蔑视”）吗？正因如此，才没有人尝试用一种有吸引力的理念来引导女孩与生俱来的道德感，使她们能够心甘情愿地践行这种理念，甚至影响男性世界，最终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附上这段文字是为了说明事情可以有不同的做法！这段文字也描述了一种替代方案，即年轻人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如果这个理念想要吸引人并在实践中奏效，这样的替代方案就绝对必不可少！

顺便一提，到目前为止，我并非完全失败：一位（土耳其）前学生在婚姻失败后想起了我，想起了我曾经提出的将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建立在理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某种宗教及其对身体的典型敌意之上的理念之上。她不希望她13岁的女儿像她一样被宗教腐蚀——她希望我们能和她的女儿一起做些什么，让她的女儿看到基于理性的道德是多么美好。

...那么，教育部长——他所属的政党自称是基督教政党，却对学校课程拥有影响力——难道不应该负责改变这些课程吗？毕竟，基督教教会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深陷于教条式的神话和宣扬上帝宽恕与怜悯的商业模式之中。

您能否组织一个论坛，让我回答一些问题？（我希望参与者事先熟悉这篇文章，以便进行问答环节。）

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刻不容缓！当然，我也在尝试其他渠道，包括其他政党，甚至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回应）——但我不想忽视基民盟（CDU）。毕竟，基民盟应该是推动社会行动的中坚力量！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此致，议员

www.michael-preuschoff.de

请阅读“第一部分”，至少阅读开头部分，以了解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与此事有何关联。

关于“公开信”：为了避免您的信件被扔进垃圾桶（尽管它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会将副本发送给多家媒体以及教堂（任何我能想到的地方！）。